

迷娘

GOETHE 著
余文炳 譯

VON.



郭沫若校
現代書局刊

迷 娘

歌 德 著 余 文 炳 譯

郭 沫 若 校

現 代 書 局 印 行

1932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1932, 9, 1 出版
1-3000 册

分店

南京 福州 開封 九江
北平 廈門 鄭州 漢口
廣州 汕頭

現代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
出版者 印刷者 發行者 校閱者 譯著者 原著者

現代書局 現代印刷公司 洪雪 郭沫 余文 炳
W. Goethe

迷娘

實價五角

序

歌德去世恰是到了百年！大詩人的藝術依然在藝術界裏矗立着雄厚的巨姿！我們在百年後的今日，讀歌德的作品，可以知道他在當時，百年前的當時，所享的令名和今日所受的追慕，其原因在那裏。

一時代的藝術有一時代的特色。別時代的藝術能久遠流傳，並不是那藝術的時代性還未消失，而作者的技巧和情感，實際上雖時隔了今古，地距了東西，仍然是使讀者興起同樣的感情，歎服其圓熟的技巧的。藝術品的感情和技巧，可以說比較其他的形式內容更少含強烈的時代性而少變化吧。

迷娘，是從歌德的大著威廉·邁斯特的修業時代(M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)中，關於少女

迷娘的故事選集而成的。該著作成於 1796 年，評者以爲在作者 1811 年代完成的 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 之上，可與其代表大著浮士德比美。

迷娘久爲我國文學界所耳熟，譯者無須多事贅述，只恨不文不能十分盡善，有負讀者厚意；未當的地方，總望不吝教誨爲幸！

譯稿蒙歌德的浮士德的中譯者郭沫若先生過目，特別記出道謝！

1932，歌德百年忌紀念 譯者識

迷 娘

富商的兒子威廉·邁斯特在一片宏大的連山中，騎在馬上走了幾天，走到了一處精小舒適的市鎮名叫高村，是位在遠隔浮世的山谷中的。他受他父親的囑咐爲一個商務上的旅行，在這村裏，要收幾處長年拖欠了的舊賬。

當他走進市內一間旅店時，那兒是非常熱鬧，至少是很興旺的。一大隊走索橋的，跳躍的，玩戲法的人們隨着一個強壯的男子和婦女小孩來投宿，在他們準備公開表演時，屢屢地鬧着騷攘，或者是和店主或者是和自己人吵鬧；他們的口角鬧到不堪時，他們趁心的叫嚷實在令人難受。

他甯願登時再騎馬走了，但他的事務又必須了結，因此決心住下，擇定了一間屋子。

剛上梯坎恰有一個小孩從對面走來。他的視線立刻被吸引着。西班牙風地截了袖口的短小綃製的背心，有花紋而緊窄的長褲，把那小孩打扮得很媚膩。長而烏黑的頭髮，有的是散成流海，有的是編成髮辮，盤旋在頭的周圍。他不可思議地注視那個模樣，不知道是該認為是男孩或者女孩。但不久他決定是後者了，當她走過面前，他攀住她，向她寒暄了一下，又問她是跟着誰的，雖然他已容易知道她必定是那跳戲和舞踊團中的一人。她把銳敏而黑黝黝的眼光望着他，從他的身邊擺脫，沒有回答地跑向廚房去。

他上完梯坎遇着兩個劇團的團員，他立刻和兩人成為了相識。一個自稱為麥林拉的男優，很願意介紹一位加在他劇團裏的女性與威廉，即是那費林娜姑娘。一場愉快的談話展開了，但不久即為那嘈雜的聲音遮斷，原來是踏索橋的一團為要向市鎮宣傳他們的演藝走出旅店去。

前面是鼓手，隨着是騎馬的包辦人，後面有個舞女騎在一匹瘦馬上，她前面抱着一個用飄帶和金箔打扮十分別緻的小孩。其他的團員在後面步行。內中有幾個人的肩上輕快地舒適地肩着作種種危險姿勢的孩子，剛才的那位黑髮的沉默的少女也在裏面，重新引起威廉的注意。

他向麥林拉問這奇妙的小孩的由來；但他總得不着要領，只好決心待到遊行隊的解散。

約略經過半小時，他的確看見那不可思議的小孩同兩三個踏索橋的走過廣場來了；他向費林娜指示，費林娜便立刻用她那活潑的風度招呼那小孩，向她遞眼色，那孩子還不想來，她便哼着歌囊囊地跑下梯坎去把她領上樓來。

“啞謎兒來了，”她帶那小孩到門口時這樣說。小孩佇立門口，好像轉瞬又想跑開的樣子，把右手放在胸前，左手放在額上，深深地鞠躬。“不要害怕，可愛的孩子，”威廉向她走近時說。她帶着不安

的眼色望着他，走近了兩三步。

“你叫什麼名字？”他問。

“他們叫我迷娘。”

“你有好多歲了？”

“沒有人告訴過我。”

“你的父親是誰？”

“那個大惡魔已經死了。

“怎麼，這真是稀奇！”費林娜說。他們還問了她一些話，她的回答操着很生強的德國話；而且顯示得非常拘執，每回答一次，都把兩手放在胸前額上，深深地鞠躬。

威廉不能壓足地望着她。他的視官和心臟被這孩子不可思議的模樣，不可抵抗地攝引着。他打量她是有十二歲或者十三歲；她的身材很齊整，只是她的手足還表示着大有發育的可能，是受遏制的神氣。她的姿態有異乎尋常，但具有驚人的魅力；她的額部異常美妙，她的鼻準異常優美，那個

嘴，雖然未免緊閉得和她的年齡不相應，而且時時要把嘴唇歪向一邊，但仍然是天真而且十分嬌媚。她的淺褐色的臉色從那胭脂裏勉強可以辨出。這個姿態在威廉心中刻印得十分深切；他仍然望着她，無言地爲冥想而忘去了現實。費林娜把他由恍惚中叫醒，同時她給些剩餘的糖果與那小孩，作一個手勢叫她走去。那小孩照前地行了一禮，閃電一般地跑出門去了。

人們在這瞬間聽着樓上愉快的音樂聲，因此麥林拉主張上樓去，把午后其餘的時間用跳舞消遣，到傍晚時再去賞鑑那踏索橋的藝能。善於跳舞的費林娜鼓舞了她的兩個同伴。威廉雖然不爲拙劣，但他缺少技巧上的練習。他的兩個同伴擔任教他。

時間晚了，踏索橋的已開始表演他們的技藝。在一個廣場上集聚許多看戲的人。然而我們的朋友們，當他們下了馬車時，爲一個詫異的混亂所吸

引，大羣人向着威廉住的旅店門首擁來。威廉趕上前想看是什麼事，劈開人叢一看，他吃驚地看見那踏索橋的主人，抓住那不可思議的少女的頭髮努力拖向門外，狠心地掣着皮鞭在那纖弱的身上亂打。

威廉如閃電地衝到那男子面前，抓着他的胸襟。“放了那孩子！”他狂人似的叫喊，“不然立刻我們要和你拚命。”同時他用他只在盛怒中能有的氣力，搥住那惡棍的喉嚨，這後者以為要被絞殺，放了小孩，對着攻擊者努力防禦。同情於小孩而未敢先行發難的兩三人，立刻扭着踏索橋人的手膀把皮鞭奪去了，解除了他的武裝，而且用許多惡罵來威嚇他。這個男子，知道現在只有用那張嘴的武器來對抗了，就大大地威嚇怒罵起來：那個臭貨，無用的東西，不想盡她的本分；她拒絕跳舞他曾和衆人約好了的雞蛋舞蹈；他想把她打死，誰也不應該阻擋。他努力想擺脫，去尋那潛入人波裏的小孩。

威廉拉他轉來，對他說：“那個孩子你是從何處偷來的，你須得在法庭辯明，在未辯明之前，要看一眼，要挨一挨，都是不能夠的；我要追究你；你總逃不了我。”威廉的這些話，是出於熱烈而無思考無目的一種茫然的感情，可以說，是從靈感發出，所以使那暴跳的男子轉瞬間歸了沉靜。他喊道：“叫我把那個無用的東西怎麼辦呢！你給我她的衣服費，你可以把她領去；我們今天晚上再談吧。”他急忙地去繼續他中斷了的演藝，做幾套有名的好戲把羣衆的惡感圓滿起來。

四邊業已平靜，威廉着手尋那小孩，但總尋不着。有兩三個人主張是在倉房裏，別的又說看見她在近處屋子的屋頂上。後來各處都尋遍了，只好安心地等待她，她或者會自己出來。

現在和包辦人進行小孩的談判，那孩子由威廉出銀三十塔連接受過來，那有黑鬍子的強暴的意大利人便放棄他一切的權利，但關於那孩子的

來由，他只說是從他的哥，因為有異常的才能被稱為大惡魔的哥，死後接手過來的，此外便沒有多說。

第二天，踏索橋的一團騷攘一大陣出去了的時候，迷娘不久就出到威廉面前來。“你躲在那裏的？”威廉很和藹地問她，“你使我們真耽心不少。”那孩子不作聲只瞠目望着他。

“你現在是我們的了呵。”威廉說，“我已把你買了。”

“你花了幾多呢？”那孩子很乾脆地問。

“一百杜卡特，”麥林拉插一句，“你能付這筆款，你能夠自由呵。”

“那不太多嗎？”那孩子問。

“是呵，你只好好地住着吧。”

“我願意侍候，”她回答說。

從那瞬間以後，她很留心看那茶房服侍這兩

迷娘：

人的動作，第二天她便不再許他到屋裏來了。她情願一切的事由自己做，她的服務雖然緩慢而且有時不靈活，然而是很周到而且十分用心。

她常常打一盆水來洗臉，洗得太過分地熱心幾乎擦傷自己的臉皮，直到威廉帶着笑諷地問她，才知道她總想用盡方法，把她臉頰上的油粉弄去，因為她過於熱心，把擦磨出來了的紅暈，也以爲是很頑固的頰上的胭脂。對她說明白了，她才停止了，她到安靜了下來之後，現出一種美麗的淡黃的臉色，但只略略帶着紅潮。

因爲和演劇團員的交際，又因有這孩子的神祕瀾滿的存在，威廉感受了分外的幸趣，使他比較更長久地在這地方逗留了起來，他自己的辯解是要熱心地練習擊劍和舞蹈的藝術，這種機會以後是不很容易再有的。

在這些日子中迷娘的容姿和態度愈見長得使他心愛。一切的舉止動作都有些特出的地方。她從

梯坎上下時甯說是在跳躍；她攀上迴廊上的欄杆去，在人還未覺察時，她又坐在了櫃子上暫時靜穩一下。威廉又覺得她行禮時對於每個人有特別的樣子。她對他的行禮從前是把兩手放在胸前。有時幾天都不說話，有時又不免饒舌，說得總很奇怪，使你不知道是出於機智還是出於誤會，她的破碎的德國話是夾雜着一些法國語和意大利語的。她在服侍威廉的職務上感覺疲勞，老早同着太陽一齊起來；但晚間時却是很早地引退了，睡在一間寢室的赤地上，勸她在牀上或在蓆上睡她百諫不從。他常見她洗澡。她的衣服雖然幾乎完全是二重或三重的補綴，但是清潔的。威廉又聽人說，她每天晨早要去做彌撒，有一次他隨在後面去看時，看見她跪在禮拜堂的一角拿着念珠熱心地祈禱。她並沒注意到他；當他回家去，對於這個事情很推想了許多，但總不能得個一定的見解。

有一天晚上他從照常的散步歸來，迷娘等在